

月光下的母亲

■陈慧玲

夏夜的风，拂过宁静的古镇，漫过老旧的石窗。我推开院门，“吱呀”一声，月光应声落了下来，浅浅的银色，不耀眼、不张扬，柔柔地裹着坐在藤椅上的母亲。她背脊无力地歪向一侧，略显浮肿的眼皮低垂着，看见了我，双眸瞬间亮了。我蹲下身来，握住她的手，有着微微的凉意，恰似彼时的月色。

世人总赞日光浩荡、星光璀璨，我却独恋这抹月色，就像恋着我的母亲——一生安静隐忍，把所有苦难都咽进心底，只把温柔与安稳留给了身边人。

母亲的童年满是苦涩。她生于1956年，时逢艰难的岁月，缺衣少食是常态。外婆奔赴乌潭水库参与建设，无暇顾家，未满三岁的她，和姐姐一起被托付给年迈的太奶奶。无人悉心照料，母亲数次病痛缠身，在生死边缘挣扎，靠着一丝韧劲，才熬了过来。八岁那年，她踏入学堂，那是她灰暗童年的光。可十一岁那年，家中变故迭起，太奶奶离世，弟妹接连降生。兄妹六人，最善解人意的母亲成了家里最辛苦的那一个——洗衣、做饭、挑水、照看弟妹，繁重的活计压在她稚嫩的肩头。她只读到三年级便辍学，这也成了母亲一生的遗憾。

年少的母亲，早早尝尽了生活的苦。十三岁便去罐头厂挑水补贴家用，一天要挑约七十二担水，常在冬天里冻得手脚溃烂；十五岁去养路班工作，瘦弱而要强的她，硬撑着拉石碾压滚烫的沥青，任烈日把年轻的容颜炙烤；两年后，母亲进入洛阳供销社养殖蘑菇菌，日子总算是安稳了些，环境依旧艰苦，但她总能在那满是牛粪味的环境中笑靥如花。母亲为人勤快、聪敏好学，后来被调到百货门市当营业员，这份工作，她一直兢兢业业做到退休。

那些年，母亲挣的每一分钱都悉数交给外婆，对家人爱得毫无保留。二十四岁成婚后，依然凭着一双巧手和一股韧劲，与清贫的父亲一起省吃俭用，攒下家底，盖起新房，做些小生意，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相比父亲的斯文秀气，母亲的坚韧能干让我觉得她是如此伟岸，曾十分迷恋她那不甚宽广的后背。犹记得儿时那些月光满地的夜晚，母亲在忙完一天的琐碎后，便会带着我去亲戚家闲话家常。有时唠嗑太晚，我便在她们轻软的话语中睡去。常常在晃悠悠中醒来，发现已在回家的路上，清亮的月光洒在枝头和路面，把寻常的小镇晕染得如童话世界，我趴在母亲温热的后背，她平稳的呼吸像首舒缓的曲子，那时的母亲，身姿挺拔，步履轻快，眼底藏着对生活的热忱，有着能撑起一切的力气，就像那月光，越经风霜，越显清冽。

本以为半生辛劳，终能迎来安稳晚年，可命运又跟她开起了玩笑。母亲查出脑部深处有血管瘤，渐渐无法行走，各种不适亦接踵而来。曾经挺拔利落的身姿定格在岁月的拐角，只能整日囿于庭院的藤椅上，望着漫天流云。可看向我们时，眼底依旧是温和的笑意，从不诉说病痛的苦楚和落寞。

母亲常说：“囡仔啊，咱要靠自己骨头能生肉哟！”当我长大成人后，才渐渐明白这句话的重量，它像一颗种子，在我的心田生根发芽，使我有勇气穿过人生的风雨，走在圆融自洽的路上。

我那月光下的母亲呵，她是撑起家庭的支柱，是遮挡风雨的港湾，也是生命力量的源泉。她一生平凡，却又不平凡。

钱鼠叫三声 金银规大厅



(视觉中国)

■陈丽珠

小时候住在闽南的石头房子里，青石垒砌而成的墙体粗糙厚实，带着岩石特有的冰凉触感，大门和窗户都是杉木做成的，没有任何雕刻，只带着木头最初的纹理，岁月磨平了木门的棱角，推开门总会发出吱呀的声响。大门两侧和侧门的墙角边上都有特意留出的排水口，这些排水口并不密封，平日里家里的门也是常年敞开着，任由南来北往的风穿堂而过，满是乡村生活的随性与自在。

敞开的门户，偶尔也会迎来不速之客，会有老鼠闯入。至今犹记一家人半夜起来围堵老鼠的情景。半夜熟睡时，突然被老鼠啃咬

东西时窸窣窣的动静惊醒，爸妈起身开了灯，全家瞬间进入“备战”状态，只有我睡眼惺忪，不知发生何事，只见爸妈仔细检查着门窗，确保它们都关紧了，再把门缝、窗沿的缝隙都用旧报纸、破布条封严实，随后开始翻箱倒柜，衣柜底下和背面、床底、蚊帐顶上、堆着杂物的角落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藏匿处，直至将老鼠抓住为止。

但是唯有一种鼠，它的出现不仅不会让大人们恼怒，相反地，大家都会很喜欢，还会叮嘱孩子不要去驱赶它们。

这种鼠在闽南话中叫作“钱鼠”，传说是一种能够叼钱入户、招来财气的动物，它们嘴尖、眼小、尾短粗带刚毛，不偷吃粮食庄稼，也

不啃咬家具物什，只喜欢吃害虫，它们所发出的声音，短促而尖锐，“吱——吱——吱——”，像铜钱落地的声音，也和闽南语“钱钱钱”的发声相似，因此它们自古便被当成吉祥小兽，是唯一让闽南人发现后会心生欢喜的类鼠动物了。

它们经常在夏季的夜晚，从大门边的排水口窜进来，“吱——吱——”叫着，然后迅速地穿过大厅，向廊内昏暗的角落跑去。

有时候会被突然窜出来的钱鼠惊得大叫“老鼠”，在场的大人，只听声音就能辨别出来那不是老鼠，会用略带笑意的语气说：“是钱鼠，不要怕，钱鼠叫三声，金银规（‘规’在闽南方言中有‘全、整个’的意思）大厅，它是来报喜送财的。”

听了这话我瞬间捂住了嘴巴，生怕惊扰了它，睁大眼睛，面带着几分惊疑和不解，看着那小小的身影消失在黑暗里，心中一片懵懂，却又带着些期许，希望它真的能为家里带来好运气。

后来参观了许多闽南的古厝，在一些古厝的石梁、门窗的装饰里，常能见到钱鼠衔铜钱等雕刻，青灰色的石头被雕出小巧灵动的纹样，钱鼠叼着方孔铜钱，模样憨态可掬，这既是刻在建筑里的吉祥装饰，也是对钱鼠进门“一声报喜、二声送财、三声金银满厅”的民俗记载，同时也镌刻着衣冠南渡而来的闽南先民对安稳生活的期许和向往。

长大后，我离开闽南的石头房子，住进了钢筋水泥的高楼，严丝合缝的门窗，没有穿堂而过的风，也没有需要拿报纸封堵的门缝，夜里偶尔有响动，也不过是邻居的脚步声，清晰而陌生。

小时候开荒种地的回忆

■洪文辉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家乡上初中。每逢周日，我是在自己开垦的“自留地”里忙碌着。春夏秋冬，从未间断。虽说又苦又累，却又让我乐此不疲。

那年代，田地都是生产队的。社员下地劳动挣工分。各家各户虽有生产队按人口分配的用于自由耕种的自留地，但不多。因此，农民们就想方设法多搞些自留地。他们垦荒种植、池塘种荷、田埂上种豆，搞家庭养殖等等，拓宽生活渠道。我从小就懂得为父母分忧，洗衣、做饭、养猪、养鸡，在“自留地”种菜、施肥、浇园，样样得心应手。

我13岁那年，就在家门口不远处小溪仔边开辟一块“自留地”。这地就在小溪流北岸离水面3米高处的一片和缓的斜坡上，面积有20多平方米。原来是杂草丛生的荒地，我硬是用柴刀、锄头、畚箕，铲除杂草，烧粪积肥，又从田野里挑来黑土与荒地泥土掺杂，之后整畦，变荒坡为菜园地。

每一次走进菜园，看着满园蔬菜生机盎然，我便心满意足。尤其是置身丝瓜园中，欣赏着绿色的藤蔓在支架上蜿蜒盘旋，新鲜的叶子在轻风中摇曳生姿，那些从架子上垂落下来，长短不一、形态各异的

青绿瓜身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便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我的这块菜园地，给我家增添了新鲜菜肴，偶尔还可以拿点到集市上换些油盐酱醋，让我很是惬意。

1973年仲夏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山洪，咆哮的洪水冲毁了我的菜园。从此，我的这块“自留地”成了心中的记忆。

后来，我又在离家3公里外的大埔尾山脚下开垦一块30多平方米“自留地”。为防牛羊踩踏，我就地取材，用山上杂石垒起围栏。我砍伐柴草，烧粪积肥，改变贫瘠土壤。因为缺水，我选择种地瓜。

每天放学后，我挑着水桶，从大埔尾山下巷尾溪挑水浇地瓜苗，这来回上下坡的艰苦劳动，可想而知。地瓜苗成活后，还得时常浇水，接着除草、施肥。一个月后，垄上地瓜叶子迅速生长，茂盛的绿色蔓延开来，仿佛要把整个园地覆盖。地瓜成熟时节，我就背着箩筐，带上“地瓜挖”，把地瓜垄上大的地瓜挖出来，小的留着让其继续长大。这地瓜个头不大，吃起来香甜可口。看着弟弟妹妹们津津

有味吃着地瓜的高兴劲儿，我心里涌起一阵幸福感。

1976年秋，我高中毕业后到德化做建筑工，这地瓜园也因之走向荒芜。再后来，我参加高考到城里上大学，这地瓜园就被废弃了。

往事悠悠，而今，我都成了一个退休老人了。回想自己一路走来的风雨，吃过的众多美食，大都如过眼云烟，印象日渐模糊了。唯独小时候开荒种地的经历，还有那自产蔬菜、地瓜带给我味蕾上的极致享受，深深地印在脑海里，成为人生最美的回忆。

投稿邮箱: dnb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